

一人走山露營的赤腳旅行 高雄「旗靈縱走」的靜謐：我是一個怪女生



上，拍下颯爽英姿。旗靈縱走，自有它魅力所在。

我不走快、也不挑戰，我有自己的節奏，走一走，天氣熱了，索性把鞋子脫了，赤腳踩土地和石頭讓人心安。我很想低調一點，最好不要有人跟我講話，只是只要擦肩而過的山友都會忍不住「關照」。

人們喜歡過問你的行程，你從哪裡走來？走了幾小時？「呢，我沒有數。」風敲得竹林叮叮咚咚響，真好聽；看到喜歡的榕樹就爬，好好玩；滿山谷的蜻蜓在飛舞，充滿生命力；俯瞰美濃和旗山兩個小鎮的全景，如此秀麗；幾小時很重要嗎？晚上還過夜呢。

「啊，背那麼大包包喔！」一位阿伯攔住我，作勢要秤我的包包。

「妳赤腳欸，好厲害！」一位叔叔停下來的，問東問西也分享他跑山的歷史給我聽。

於是白天的路頗為熱鬧。人們非常在意時程與關程，走幾小時似乎成為關鍵。姑且不論路上風景，我重新意識到「快速」與「完成度」的重要性，幾乎成為往來人馬的核心價值。

少了什麼？我放下背包翻過岩板，側身在一棵榕樹上斜躺著，風吹過，枝葉沙沙作響，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感受過這樣的舒服與靜謐？

我四處打招呼，樹啊、石頭啊、岩壁或者伯公廟，夕陽把河流染成一條蜿蜒的金紅色。夜幕垂降，月牙高懸，星星像眼睛一樣，而夜燈閃閃如鑽，自美濃、旗山、到杉林，三百六十度度鑽成一片；我從未被這麼多的光包圍。

「妳嚇死人啊！」伯父猛地厲聲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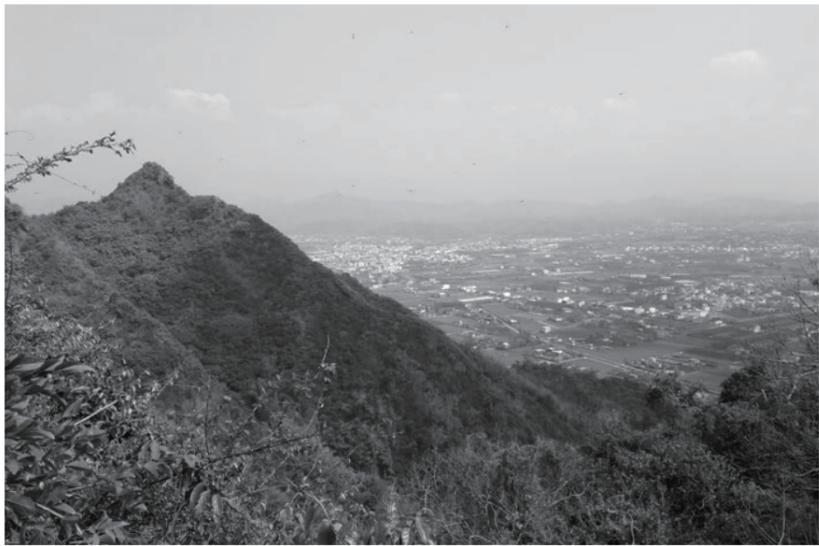
我瞬間呆住，很嚇人嗎？可我好享受昨夜的靜謐，一個人的山自在又快活。

「還是結伴比較好啦！」伯母忙緩場。突然感受到這位伯父的標準，自然的夜晚於他而言是家常便飯不得不的生活，如果可以，他希望溫暖舒適的家中眼是必然，我自主選擇返鄉，也自主選擇入山過夜，皆基於我的渴望、我的需求。

在這個客家農村，我是一個奇怪的女生。下山一路，許了願望：如果可以，我願人人能自主選擇親近自然的方式、自主搬遷嚮往的生活環境、自主創建喜愛的居所，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擺脫規格化的思考，而有更大的自由探索不同的生命風景。

這是高雄美濃的旗靈縱走線，告訴我的秘密。

文／劉崇鳳
轉載自／微笑台灣—深度旅遊—山野



▲旗靈縱走的展望可見整片美濃田園。

誰說女生不能一個人上山露營？踏上橫貫旗山和美濃的「旗靈縱走」，拋開世俗紛擾，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山中靜謐。日落日出與夜晚星空，美景相伴，親自走過才能體會。

想，頂上是天，腳下是地，一人獨享安靜。五、六小時的路程，不能把它走成兩天一夜嗎？(咳，我還走過三天兩夜)就當出門散心吧！

一人走山，什麼也不想，放下那些樹木鳥兒的名、也不費心分析溪流走勢或村鎮位置，我將自己倒空，領略空無自然。

事實上，這條山路上上下下，落差很大，不少裸岩要攀，也有瘦稜要過，一點也不像近郊小山。但仍吸引許多當地人來走，他們當健身，總是走很快，溜煙不見蹤影；外地人則懷抱好奇來挑戰，他們喜歡或站或坐在高高岩石

「妳嚇死人啊！」伯父猛地厲聲說。我瞬間呆住，很嚇人嗎？可我好享受昨夜的靜謐，一個人的山自在又快活。

「還是結伴比較好啦！」伯母忙緩場。突然感受到這位伯父的標準，自然的夜晚於他而言是家常便飯不得不的生活，如果可以，他希望溫暖舒適的家中眼是必然，我自主選擇返鄉，也自主選擇入山過夜，皆基於我的渴望、我的需求。

老虎嫗 (參)

基於不知道還有多少陷阱，敵人不敢再衝，而庄民這邊也同樣不敢輕易出擊，雙方就如此僵持住了。

或許上天不忍見到雙方如此慘烈的廝殺，原本不常有烏雲的寒冬季節，竟然多層次的烏雲翻滾起來，不僅遮蔽了山頭，還颯颯吹起凜冽的東風。

「退！敵人放石灰。」老虎嫗揮動藍衫旗下令：「退回窩內固守。」

原來，敵人有計劃地每個人都帶著石灰來襲，企圖以石灰粉撒瞎庄民的眼睛。而現在，正好刮東風，敵人見有機可乘，立刻打破裝石灰的袋子。剎時，漫天的白粉飛揚，處在下風的庄民只要被石灰傷到眼睛就將看不見而任人宰割。

死傷已過半的敵人看見庄民撤退，立刻精神一振，剩餘的四、五十人齊聲「嗚嗚嗚……」吼叫著，跟隨在石灰粉後面掩殺過來。

就在庄民剛進入柵欄，準備拉起柵門時，怪事卻發生了一石灰粉不再吹向庄民，而是先上升、盤旋一會，然後像是長有眼睛似的，突然風向變了，原來的東風轉成西南風。於是，石灰粉有靈性般向著敵人那方勁射而去。

「媽呀！敵人先是一愣，接著大叫一聲，翻頭逃跑。由於太出乎意料之外了，反應慢

些的敵人已經擱住眼睛，邊揉邊怪叫起來。現在，換成敵人跑而庄民追了。

「殺啊！」趁敵軍混亂，老虎嫗率幾位年輕人衝出去。在「牛欄窩」殺傷了幾個敵人後，看見敵人跌跌撞撞飛快奔越牛欄嶺逃命的慘樣，她揮旗制止庄民不要再追擊。因為她並不喜歡殘害人命，為爭生存保命是不得不拼，既然敵人已退，窮寇莫追，而且多殺害生命終究有干天和。再說，風向突變的倏倏事可一不可再，實力並不強的庄民還是以固守庄子為第一要務。

打贏了！龍肚庄保住遠颺。

天空飄起了雨絲，庄民開始清點戰場，除了數名受傷外，敵人當有數人死亡、幾十人受傷，可以說是成果輝煌的一戰。

(未完)

文／笠民鍾鐵鈞